

略述萨满的入巫过程

——兼谈科尔沁萨满的入巫动机及其承袭方式

色 音

内容摘要:本文主要根据科尔沁萨满教的资料,从入巫动机、入巫条件、承袭方式等三个方面来探究了萨满的成巫过程。从萨满个人的意愿来看,有主动性入巫和被动性入巫两种情况。主动性入巫者的主观动机较常见的有两种:一是经济动因,二是出于个人爱好。萨满的新老接替主要是通过其特定的承袭方式来表现出来。

一、入巫动机

从萨满个人的意愿来看,有主动性入巫和被动性入巫两种情况。被动性入巫是由于某种客观原因被选上或不由自主地当上萨满。而主动性入巫者的动机和目的由于不同的个人而有所不同。根据萨满的承袭方式之不同可以分为世袭萨满和自意萨满(非世袭)两种。自意萨满的入巫一般都有入巫者个人的主观动机。从日本巫女的成巫过程来看自意者较多。其动机有各种各样,但大多数是由于考虑到经济因素,入巫是为了选择巫业来谋生。我于 1990 年 8 月曾在日本形县米泽、田泽等地进行民俗调查,那时曾拜见过住在中山町长崎西小路的老巫女山田氏。山田氏于大正十年(1921 年)十月十五日出生于中山町岩谷地方,生下半年后得眼病失明。从昭和六年(1931 年)到昭和九年之间到山道町山道褰小路的巫女多田氏门下当弟子学习巫业。从 14 岁开始曾经一度开业,到 17 岁又一次到南阳市川通地方的巫女铃木氏门下当弟子,主要学习占卜。一开始她住在北小路观音堂前,后来移住到现在的地方。新旧两住居之间设了个祭坛,正式地独立开业。从山田氏的经历来看,她入巫的最初动机就是由于失明而不能做其它的事情,只好选择巫业,学点巫业知识,以便谋生。这是她当巫女的最主要的原因。据了解山形县其它地方的巫女也都有类似山田氏的情况。据日本学者乌兔沼宏之先生的调查,山形县村山地方的巫女中,寒河江市谷泽清助新田的铃木氏 4 岁失明,11 岁当弟子,12 岁开始独立进行巫业;尾花泽市名木泽的庄司氏 2 岁失明,11 岁当弟子;尾花泽市上町的工藤氏 2 岁失明,11 岁当弟子,12 岁开业;真室川町东町的川田市佐藤氏,户泽村向名高的荒川氏等都有类似山田氏的经历。^①她们的共同点是幼小的时候失明,为了谋生选择了巫业,找师匠当弟子,学完巫业知识后独立进行巫业的。日本其它地方的巫女也有类似的情况。

自意萨满的另一种入巫类型是个人爱好和神选相结合的方式。有些人出于个人的爱好等主观动机想当萨满。但是有个人爱好也不够,还必须要被老萨满所看中并被选上才能成为萨满。据我调查,内蒙古哲里木盟科左后旗哈日格苏木白音宝吐嘎查的塔斯博就是属于这一类型。他从小就喜欢当萨满。据他介绍,小时候村上哪里有跳神治病等事情,哪里就有他。他总

是跟 在萨满后边去看他们的跳神。他特别喜欢看萨满穿着花花绿绿的法服跳神。尤其当萨满跳得很高很高,几乎法冠要碰上屋顶的时候,他心里真佩服那些萨满的本事,并心里想着长大以后自己也要当萨满。久而久之,在村里当萨满的舅舅看中了他的热情,并且正好舅舅没有亲生子女可以承袭他的巫业,所以塔斯被选上,继舅舅当上了萨满。这类萨满蒙古语叫“陶木勒博”,意为被选中的萨满。有时也称“吉力格博”,即野萨满。这种由于个人的爱好而当上萨满的人在其他民族的萨满中也不罕见。如达斡尔族的萨满传说中说,在很早以前,敖拉莫昆某人有一女,小时许给杜尔塔拉莫昆某男为妻。这女孩从小常闹病。16岁时萨满看了说她要成萨满,祈祷之后病好了。但父亲不同意她当萨满,她便乘父亲去甘珠尔庙不在家之机,请一萨满为师,请神附体学萨满。不久父亲回来,一气之余将神线割断,女儿也随之死去,三日后老父死去。②传说虽然不等于历史真实,但它毕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那种由于个人爱好而入巫的自意萨满的存在。

在科尔沁地区这种出于个人爱好或其它个人动机而当萨满的例子更多。只举一例,内蒙古哲里木盟库伦旗女萨满春梅,既非世袭萨满,也非真正的“陶目勒”萨满。春梅,库伦旗额勒顺苏木吉利图嘎查人。她祖辈非直系亲属有当萨满的,但她父亲是老牧民,不是萨满。当她5岁时,女萨满端钦嘎日布“相中”了她,要她当萨满。但她本人家中无人生病。后因为父亲不准遂作罢。直到她9岁,出于个人意愿才跟随端钦练功,学了萨满,并由老师带领过了“小关”,11岁伴老师外出举行萨满跳神活动。

以上的几个例子说明,我们不能完全抛开萨满的个人动机去研究萨满的入巫过程,不能片面地强调萨满入巫时被动性的一面,而必须考虑到另一面,即主观意愿。从前的萨满教研究中萨满入巫时的主动性往往被忽略,只强调世袭、神选等客观要素。这样难免出现缺乏全面性的片面倾向。

二、入巫条件

不管是世袭萨满也好,非世袭萨满也好,其入巫必须有一定的条件。由于各民族之文化传统、生活方式的不同,其入巫条件以及入巫方式也有差异。埃利亚德根据中亚及东北亚的事例,把萨满的入巫条件和成巫方式分为依据自然召命(神的招请或神选)的入巫;萨满职能的世袭继承;依据氏族、部落之意愿的入巫等3种类型。他认为不管是何种方式的入巫,作为入巫的条件必须要受两种教育,否则不能公认为萨满。首先,忘我失神技术的教育(梦、幻想、昏迷等的习得);其次,传统的教育(如学习萨满的技术,精灵的机能和名称,秘密语言等)。④象埃利亚德所提的这类入巫条件不仅仅存在于中亚和东北亚地区,而在其它地区和民族的萨满教中也常见。可以说不存在没有任何条件而成为萨满的例子。只不过是条件的具体内容不同罢了。诸多的条件中巫病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现象。许多民族的萨满教中巫病被认为是成为萨满的主要条件。奥尔马科斯(OHLMARKS·A)于1939年提出,萨满教正是基于某种巫病现象才能成立的。那种现象是北方严酷的生活环境和落后的文化装备的条件下产生的异常反应。特别是高纬度的极北民族中那种激烈的兴奋、昏迷等症状是较明显的。从地理位置上往南下去到亚寒地带后北方型的兴奋症状减弱,往往借助麻醉药等物的作用才能进入昏迷状态。以巫病为主的极北型入巫条件变成以训练为主的修行型入巫条件。奥尔马科斯对萨满教的心理学解释对后来的学术界引起很大的反响。如诺尔德兰(NORDLAND)对萨满教的心理学研究主要是踏袭着他的理论而展开的。⑤韩国著名学者孙晋泰根据韩国的萨满教,认为巫病是成为巫堂所必备的条件。

件。他把巫病分为狭义的巫病和广义的巫病。广义的巫病是人很容易能够进入忘我失神状态，并变成好象在跟鬼神交涉的样子。他说：“广、狭义的巫病只有强弱程度的差异，而本质上是同一个东西。没有巫病而成为巫堂是不太可能。”^⑥秋叶隆在研究满蒙以及朝鲜萨满教的时候也用过“巫病”这一术语。巫病是成巫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病理性现象，但并不是真正的病。巫病有其文化性根源和社会、心理性特征。在韩国的萨满教中，入巫过程中的幻想状态是很重要的要素。巫堂的三大条件(巫病、神堂、巫仪)中巫病是头等重要条件。韩国巫堂们几乎无一例外地讲述着入巫时的巫病经验。最典型的例子是赵巫女的入巫。韩国京畿道杨州郡村的赵英子从21岁那一年开始三年间总是头疼，疲劳感很严重，并经常作各种各样的梦，梦中常出现神灵鬼怪的形象。有一天梦见在一家瓦屋顶的家门口立着三枝枪和青龙刀，屋里出来个老人跟她说“这是你的家”。进屋以后看到挂着三幅巫神图，并以前在梦里出现过的白胡子老头也在那儿。白胡子老头给她拿来了四柱册(易本)。那本书的头一页上写着四个大字，那老人告诉她说那是神将的名字，说完老头突然不见了。那天梦里还出现了一位穿李朝时代服装，手里拿三枝枪的军人。从作梦后的第三天开始总有一种那位穿军服、戴战帽的人骑着马走来走去的幻觉。有一天她跟着幻觉中的军人走到汉城的东边。那里住着一户人家。进屋一看有一位年轻母亲给幼儿喂奶，看见她进屋那位妇女就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带进来了一位老太婆。那位老太婆在她面前放了一面食桌，为她祝愿祷告。那位老太婆以前是个巫女，后来由于她的儿子反对不当巫女了，但偶尔躲着她的儿子参加一些仪礼活动。赵巫女信之为神灵的暗示，因为她说见到老巫女的前夜梦到过有一位神娘来到她身边。另一方面，赵巫女的家里人担心她的病，找了一位巫女为她占卜。那位巫女说是由于死去的姑姑之亡灵在作祟。为了驱逐死灵需要作驱邪仪礼。由于驱邪仪礼是星期天进行的，所以来看热闹的人较多。主祭巫正在为她作驱邪仪礼的时候，她也无意识地不由自主地跟着跳起来了。主祭巫女7口袋里放了米粒让赵氏试作占卜。赵从看热闹的人群中选了个老太婆为她占卜，并说对了那位老太婆的儿子正在刑务所被劳改。后来赵氏逐渐走上了巫业的道路。据赵巫女讲述，她的巫术不是从特别的神母那里学的，而自己根据神灵的教诲独创性地学到的。^⑦

在学术界一般把这种入巫者称为召命型萨满，即据神灵的召命而入巫者。在我国少数民族的萨满入巫过程中巫病也起着重要作用。在满族萨满教中，其接替方式多在老萨满死去以后，如有小孩患重病或病疮，百治不愈，请别的萨满跳神时，萨满就告诉家中此小孩病之不愈，系死去的老萨满作祟和纠缠的缘故。若许愿令此孩当萨满，可以痊愈。就这样病小孩当成了死去萨满的接替人。^⑧在鄂伦春族萨满教中，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成为萨满。一种是出生时胎胞完整不破，需要把胎胞割开方可取出婴儿的，这种人长大以后一定是萨满。一种是身染重病，请萨满跳神，许愿在病好后当萨满。另一种是平常人突然得癫痫病，咬牙切齿，乱跳乱闹，也可以成为萨满。被选中的人需要经过萨满传授法术方能成为正式的萨满。^⑨这三种人都具备某一巫病特征。达斡尔族新雅德根的出现，也以久病不愈为其征兆，尤其神经错乱者，被认为他已被上一代雅德根的神灵选中，非许愿当萨满不能康复。此类雅德根看病，被认定要当雅德根时，请一资格老的雅德根为师，学习掌握当雅德根的基本要领。^⑩在世界各地萨满教中类似的现象较普遍。以吉尔吉斯萨满为例，被选出来的萨满是凭他的巫病，带有一定的强制性。精灵在梦中出现，并暗示和劝诱他去当萨满，否则要死去。这种情况下，作为萨满的本领不是靠本人的意志，而是靠神灵的帮助或梦里的暗示而得到。^⑪在西伯利亚地区召命型萨满也较多。据有人收集的事例，西伯利亚楚克奇人的“成为萨满的症状是处于完全精神消耗状态，并出现激烈的周期性发作之

病症。不吃不喝两、三天躺在那儿不动。最后到野外去,为了具备成萨满的条件,忍着饥饿和寒冷在那儿渡过时间”。^⑫从西伯利亚系萨满教的传统来看,作为萨满的本领之一是以战胜刺骨的寒冷的方式以示其非凡的法力。所以成为萨满的人也为了具备这一条件和能力去训练这一本领是理所当然的。据文献记载,古代蒙古族的萨满也把这种“寒胜法”作为他表现法力的一种手段。据拉施特《史集》记载:“帖卜腾格里习惯于在隆冬时去到那个地区最寒冷的一个[地方]鞑难——怯绿连地方,裸坐在冰上。凝冰在为他的[体]温所融化,便升起了一些蒸汽。蒙古百姓和某些人就说,他骑着白马上天去了,这已成为家喻户晓的事了。”^⑬另,屠寄《蒙兀儿史记》云:“帖卜腾格里者,名阔阔出。晃豁坛氏,蒙力克额赤格第四之子,为巫。形如狂。常隆冬裸雪中。好言休咎。往往奇中。蒙兀人无识者祀然从之游。号为帖卜腾格里。犹华言天使也。”^⑭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中也有“他在那带地区流行的严寒中,常赤身露体走进荒野和深山”^⑮的记载。由此来看,在蒙古族古代萨满教中这种“寒胜法”是比较常用的法力表现办法。而这种“寒胜法”在残存的近代蒙古族萨满教,特别是在科尔沁萨满教中演变成“热胜法”。如萨满跳进火堆不烧伤,赤脚踩过烧红的铡刀、铧刀等都是常用的考验法力的方法。这种“热胜法”在中亚萨满教的后期发展中也不罕见。如吉尔吉斯的萨满教巫仪中也有烧红的铁上赤脚踏立的仪礼。到底什么因素决定了表现萨满法力的办法由“寒胜法”演变成“热胜法”呢?这一问题有待进一步探究。

作为萨满入巫的条件在各民族萨满教中几乎都有某种考验难关。在日本,当巫女的人首先要经过一段修行期或考验期,其修行内容各种各样。比较常见的有“水垢离”、读经等。在日本南部岩手县地区,巫女的修业时间结束后一般要举行一次许可仪式。仪式一般举行七天左右,前六天叫前行,最后一天是“放入日”,即神灵附体之日。这一天是最重要的一天。还有专门为修行而准备的“行屋”。^⑯在韩国萨满教巫仪中也有巫女在斫刀刃上赤脚跳巫舞的考验。在爱斯基摩人的萨满巫仪中想当萨满的人必须要通过某一个山洞或岩洞,如果那个人命中注定能够成为萨满的话,他就能顺利通过山洞或岩洞。如果他没当萨满的命运,那么他就找不到洞的出口,不能通过洞窟。^⑰在中国少数民族萨满教中也有这种通过仪礼或加入仪礼。如锡伯族萨满教的上刀梯仪式。蒙古族萨满的过九道关仪式等等。作为入巫条件的考验方式中萨满对热的克服能力、征服火的能力以及对寒冷状态的忍耐力等各种本领都要受到考验。这些能力是成为萨满的最基本的法力条件。萨满拥有“内在热”和“内在冷”两种本领。通过“内在热”可以战胜寒冷,而“内在冷”则可以克服炎热。这些本领通过考验才能被共认。当然并不是所有入巫者都要通过这种考验。也有个别的萨满是没经过这种考验而当萨满的。如科尔沁蒙古族的萨满有“扎拉嘎门”萨满和“陶目乐”萨满之分。“陶目乐”萨满中没过九道关的萨满也不少,如前所说塔斯萨满就没通过九道关就当上了萨满。在日本也有没经过修行的巫女。据佐佐木雄司氏的研究,从入巫过程来看把日本的萨满可分为两类:一是经过修行得到使神灵附体之灵力的萨满,即修行型萨满,二是没经过修行而偶发性地得到使神灵附体之灵力的萨满,即偶发型萨满。^⑱埃利亚德认为加入仪礼虽然对萨满来说很重要,“但并不意味着缺少了这种仪礼的情况下不存在其它的成巫过程”。在他看来,对于将来要成为萨满的人来说有着某种加入仪礼那样的严厉考验或教育的必要。其教育内容各种各样,如背诵“秘密语言”等。“秘密语言”是为了同救助灵和神灵交流所必备的语言。

总而言之,各民族萨满教中都有对入巫者的某种要求或条件。虽然这种条件因地、因时而异,但最基本的入巫条件有两种:一是巫病,一是考验和苦行。具备这两个条件的人就可以成为

萨满,从事各种巫业活动。不具备条件的人不能获得独立行巫的宗教资格,也就是说他的法术(magic)达不到标准,不能被社会所共认。

三、承袭方式

萨满的新老接替主要是通过其特定的承袭方式来表现出来。从不同的角度对萨满的承袭方式可以进行不同的分类。依据其血缘关系可以分为世袭和非世袭两种方式。而在非世袭萨满中也有各种不同的类型。有的是以法脉为中心,有的是以偶发的神授或梦授来承袭的。对此各民族的称呼不一,学术界的用语也不同。在韩国,以丹骨巫堂为代表的血缘继承型巫堂称为世袭巫,而由于巫病或其它偶发性原因而成巫者称为降神巫。秋叶隆把韩国的巫堂分为降神的入巫、世袭的入巫、经济的入巫等几个类型,又把世袭巫分为两类:(1)依据生物学上的遗传式世袭;(2)依据社会地位和巫职的世袭等。在他看来,巫堂的世袭在巫者阶层中来说作为一种社会性的制度来定型的。而韩国学者崔吉城提出,韩国世袭巫堂的特点是:(1)形成了依据血缘关系为中心组成的特殊社会阶层;(2)巫业的继承靠后天的学习;(3)主持跟民间信仰有关的礼仪。已经形成了丹骨集团内部一般都是依据结婚和血缘两种条件来入巫和承袭的。韩国的世袭巫主要分布在南部,而降神巫主要分布在北部。有人对此进行过简单的比较(如下表):^{①9}

	丹骨	巫堂
地域	韩国南部	韩国中、北部
入巫	世袭继承	巫病、降神
和神的关系	间接的	直接的
神堂	无	有

埃利亚德举过好多世袭萨满的典型例子。譬如,维吾尔人的萨满是世袭的,并由女系来传承;西伯利亚的萨摩亚人中间萨满也是世袭的,老萨满死去的时候其儿子作他父亲的木雕手像,以它作为象征来相续巫业。但仅仅血缘上认可的儿子还不够继业的条件,那位儿子必须要被精灵所许可才行。没有儿子的人可以传给朋友或弟子。南西伯利亚的布里亚特人中间萨满是世袭的,但是有时由于被神灵看中或偶然的原因而成为萨满的情况也有。譬如,神灵为了选择未来的萨满从天空放下来陨石,偶然喝到了掉进陨石的“塔乳纯”(一种奶酒)的人就会成为萨满。那是暗示着萨满的能力来自于天。不仅布里亚特人中间是这样,在索尤特人中间也有这种情况。世袭的萨满是由于祖先萨满的灵魂从他的家族成员中选了个年轻的后继者。被选上的人往往处于完全放心状态,容易精神分裂,多做梦,并偶尔发作丧失意识的症状。布里亚特人认为在此期间精灵把他的灵魂运到东方,他将成为白萨满,而运到西方则成为黑萨满。在布里亚特蒙古族的古老传说中说,萨满的权力直接来自于天(腾格里),萨满的神圣权力是由天来赐予的。后来逐渐演变成由祖先来传授给萨满。

布里亚特萨满的承袭仪式是老萨满领着新萨满到山上或到旷野中让新萨满穿上法服,给他法具和嫩柳枝。新萨满的左右各站九人,老萨满也穿上法服站在新萨满的背后诵唱萨满神歌等,新萨满照实重复老萨满的语句。然后新萨满对先辈萨满发誓以保护神灵、驱除恶魔为己任,放弃其它的一切。接着老萨满就把恶魔的特点、住处、能引起哪些疾病等有关的知识一一告诉新萨满。最后新萨满或后继者宰一匹动物,用动物血涂一涂法服,动物的肉供参加承袭仪式的所有人一起吃。布里亚特萨满的承袭仪式是被称为“萨满之父”的老萨满任命为新萨满的师匠,以前曾参加过承袭仪式的另一位萨满负责执行。要选九名少年来当助手,他们被称为“萨满的

九个儿子”。他们跟新入巫的萨满一起骑着马到举行承袭仪式的场所附近转绕,并做一些准备工作。去仪式场所的途中新入巫者要受到一根用布片等装饰的白桦树,“九个萨满的儿子”也要手上拿白桦树的嫩枝。承袭仪式开始之前,新老萨满和“萨满的儿子们”一起进特别的帐篷里,九天九夜只喝米粥以表示断食。在帐篷的周围拉上用马毛做的纽带,上边挂着好多森林动物的毛皮等物。举行仪式的前夜从神圣的森林或从墓地里拿来白桦树,其中只少两根是必须要带根的。取树的时候布里亚特人带着奶酒和一头羊去供祭森林之神,到了第二天就开始把白桦树和其它东西立在仪式场所旁边。带有活根的那两根白桦树的一根植在萨满的帐幕里面,萨满也可以从那儿爬上天。除此之外还要植九根没有活根的白桦树,树和树之间拉上用白色马毛做的绳索,上面挂各种颜色的飘带。没有活根树旁置九张森林小动物的皮和装满酸奶的白桦树皮容器。除此之外还要立九根柱子,并准备九头羊。新入巫的萨满和助手们举行仪式时穿白色外套登场。承袭仪式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新入巫者的血洗仪式。届时新入巫的萨满要脱上衣坐在白色垫铺上。然后拉来一头白山羊,把山羊举到新入巫者的头上,用短刀刺羊腹。于是羊血喷洒到新萨满的身上,从新萨满的不同方向喷洒羊血,这种浴血动作重复九次之后把山羊放跑。然后一些青年人去追赶它,逮住后宰掉。接血洗仪式之后是水洗仪式。“萨满的儿子们”从三口泉井里打来水,水桶里放进烧红的石头把它变成温水。用沾过水里的白桦树枝敲打新萨满的后背至消掉血迹为止。然后萨满开始敲鼓,“萨满的儿子们”告诉新萨满有关的规则和以后的注意事项,新萨满发誓要严守规矩等诺言。下一步是宰杀供牲所用动物,一般要杀九头。承袭仪式比较精彩的部分是升天仪式。届时“萨满之父”围着带活根的白桦树绕九次,然后爬到树顶上,认为爬的途中其灵魂可以达到天上。每绕一次树就等于穿过天的某一层。爬到最高的天,即爬到第九层天后再次绕树绕九次方可下到地上来,接着新入巫的萨满也要照着老萨满的做法重复一遍。新萨满在树上的时候,以求诸神灵给他增添法力。等到供物所用肉煮熟了以后,放进不同的容器里,首先给火神供一份肉和汤,一般往空中或往火堆里扔进火神的那份肉。然后大家一起吃肉,吃剩的骨头一般要挂到九棵白桦树上,至此承袭式告以结束。^{②0}在哈萨克·吉尔吉斯人中间萨满(bagca)的职业是通例,一般由父亲来传给儿子。在爱斯基摩人中间萨满也是主要以世袭的方式承袭的。^{②1}近代科尔沁蒙古萨满有世袭和非世袭两类。世袭萨满的承袭以血缘为基础,而非世袭的萨满则一般以法脉为主承袭巫业。因世袭萨满为世代相传,身份比非世袭萨满高一些。世袭萨满的系谱可以上溯到十几代。以科尔沁萨满宝音贺喜格世系为例,宝音贺喜格为家族的第十五代萨满。但他仅能回忆四代的名字了。其四代的名字为:

- (1)(太爷)罗卜桑萨满
- (2)(爷爷)没有当萨满
- (3)(父亲)那森德力格尔萨满
- (4)宝音贺喜格萨满
- (5)(徒弟)布赫吉雅萨满

非世袭萨满的承袭主要是偶发式的。其表现是本人或亲人得病,长期无法治愈,请萨满就说:这是被萨满神灵看上了,不当萨满,病是不能好的。于是不得不当萨满。如库伦旗的陶目勒萨满(即非世袭萨满)满熙,他就是因为17岁时得病而这样当的萨满。宝音通拉嘎也是因25岁得了病,请萨满看,萨满说必须当萨满病才能好,遂认满熙为师,当了“陶目勒”萨满。科左中旗的札拉根白乙尔,17岁给人当药,赶大车摔伤,不能动,请萨满来治疗,也说是被萨满神相中,于是拜西宝龙山的铁山萨满为师,由此当了萨满的。^{②2}这些非世袭萨满都是以师徒关系为基础来法脉相袭的。这与以血缘为主的世袭萨满有着很大的区别。这种由于偶然发作的“巫病”而成为萨满的例子在科尔沁蒙古地区有很多。据内蒙古大学教授泰亦赤兀惕·满昌的调

查,内蒙古哲里木盟科左中旗的官卜扎布萨满也是这样当的萨满。据他介绍,有一天官卜扎布到草原上放牧,背靠着一棵大树睡着了。他梦见有位拄着拐杖的白胡子老头走过来叫醒他。第二天他又来到那棵树旁睡觉,并梦见那位拄拐杖的白胡子老头又走过来对他说:“孩子醒过来吧!我教你魔法术(magic)。”回到家以后他把这件事告诉了村上的一位萨满。那位萨满对他说那是神灵附体的预兆,请你当萨满吧!于是那位萨满受他为徒弟,教给萨满的本领。^{②③}这种萨满也不同于由于巫病而成为萨满的“陶目勒”萨满。这是基于“神权梦授”观念基础上的独特承袭方式。此类萨满多是在梦中受到某种教育而习得成为萨满的基本技巧和法力。北美萨满的法力往往是通过这种神秘的梦而习得的。在内蒙古东部科尔沁地区有一种民间医生叫“牙嘶把力亚其”,意为整骨者。“牙嘶把力亚其”的整骨医术就是来自于萨满的医术。据原科左后旗整骨医院院长陶格吐木乐(现已去世)家属之介绍,这种整骨术主要是通过梦来传授的秘密技术,一般的外人不能得知。该医院的现任院长包金山的曾祖母也是一位老萨满。老“牙嘶把力亚其”死了之后,他的亡灵把秘密的医术通过梦来传授给下一代的接替人。这种例子在科尔沁地区比较常见。

总之,萨满的入巫过程是由入巫动机、入巫条件等主、客观要素所构成,新萨满通过承袭仪式来接替老萨满。这是萨满入巫的最基本过程。

注释:

- ① 乌兔沼宏之:《村巫女之研究》,藻南文化研究所,昭和六十年九月版,第33—34页。
- ②⑩《达斡尔族社会历史调查》,第249、262页
- ③②白翠英等著:《科尔沁博艺术初探》,哲里木盟文化处编(内部资料),1986年,第27、26页。
- ④ 埃利亚德:《生与再生——入巫过程的宗教意义》,1971年堀一郎译,第181。另见《萨满教——古老的昏迷方术》第15页。
- ⑤⑪加藤九作编:《日本的萨满教及其它的边缘地带》,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84年,第148、202页。
- ⑥ 孙晋泰:《关于中华民族巫的研究》,《朝鲜民族文化研究》,乙酉文化社,1948年,第282页。
- ⑦⑨ 崔吉城:《韩国的萨满教》,第50—54、78—80页。
- ⑧ 金启琮著:《满族的历史与生活》,第41—42页。
- ⑨《鄂伦春族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8页。
- ⑫ 佐佐木宏干:《凭灵与萨满》,第205页。
- ⑬ 拉施特著:《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第274页。
- ⑭ 屠奇:《蒙兀儿史记》,北京市中国书店,1984年版,第246页。
- ⑮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0页,上册,第40页。
- ⑯ 樱井德太郎:《日本的萨满教》,上册第314页。
- ⑰⑱ 埃利亚德著:《萨满教——古老的昏迷方术》,第61、22—24页。
- ⑲ 佐佐木雄:《关于我国的巫女研究》,《精神神经学杂志》,1967年,第69—5、437—493页。
- ⑳ U·哈儒瓦:《萨满教—阿尔泰系诸民族的世界相》,第436—442页。
- ㉑ 泰亦赤兀惕·满昌:《蒙古萨满》(蒙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版,第33页。

〔责任编辑 白万柱〕